

心香一缕

# 在山脚下教书

□ 马奇军

2008年秋，我来到万安山下的诸葛西山张小学支教。简易的乡村道路，需骑摩托而来。学校没有厨师，我和校长及另一支教老师合伙做饭，吃住在校。

学校设施也很简陋；偌大的校园，料礞石遍地，凹凸不平。一副篮球架，只能练习投篮。大门边的水泥板乒乓球台，成了师生们的最爱。

我是四年级班主任，要教孩子们语文、数学、品德、劳技、音乐、美术、体育，几乎是包班。我“霸占”着学校唯一的老式风琴，教孩子们乐理、唱歌，成了全校学生最羡慕的风景，因为只有我们班开设有音乐课。体育课，我给孩子们讲解乒乓球、篮球、羽毛球的基本知识和比赛规则。语文课，教给孩子们阅读的方法，读国学，习经典，也写给他们一些书法和哲理诗。山里孩子们朴实无华，也乐于学习上进，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。

春光放学早，住校的三个老师在学生们的带领下，到附近的山坡上游玩，同时认识了很多的山药材，顺便采一些备用。支教一年，我和学生们都收获了很多。师者如灯，生若幽谷，一光才照而悉暗尽明。

2017年秋，我从诸葛一中调到了万安山下的潘沟小学。万安山山顶公园建成开放，道路拓宽，绿树成荫。我驱车到校，原来的住宿楼已拆尽，新住宿楼尚未完工。六个班级，八个老师，百十名学生。在这里，我教两个班的数学，全校的美术和书法。课堂上，培养学生的自律习惯和自学方法，普及书法常识，闲时带孩子们到万安山上去写生、画简笔画，领孩子们学国学、读经典诗词，真是不亦乐乎。腹内诗书何须藏，心扉尽向弟子开。

澄怀观道云霞上，仁智之乐山水间。谁心中没有一点山水情结呢？爱看古庙破苔痕，最喜荒野老树根。这一年，我喜欢上了盆景。古木奇石制作的盆景放在几案上，给教学之外的生活平添了一份艺术的乐趣。山青、水秀、鸡鸣、犬吠，宁静而致远；读诗、写字、古木、奇石，淡泊以明志。虽知校园非吾宅，却将枯木满园栽，忙趁秋风修葺毕，满盆翡翠翠明春来。几个男同学抢着帮我们一起配营养土，修剪的时候，我也教给他们盘扎的方法和技巧，引领学生们从传统艺术中感受美学教育。

也是在这一年下学期，老师们入住了崭新的宿舍楼，操场全面硬化，配备了标准的篮球架、单双杠等设施。我们到伊川移栽

了绿竹；到龙门挖取了梧桐树；种植了草坪；修葺了道牙。如今的潘沟小学，已经初具桃园盛景，可以扎篱种菊了。

欲乘风破万里浪，且静心读十年书。2019年暑假，上海的小表弟到学校临写毛笔帖，了解到同学们课外书少之后，回到上海，12岁的表弟用自己的零用钱给我们潘沟小学捐赠了48本小学生必读经典书籍。

莫放春秋佳日过，最难风雨故人来。这一年的冬至前夕，杨树红、韩占龙两位好友来访，了解到潘沟小学的现状后，他们带领伊滨区新联会为学校捐赠了7台电暖气、手套、围巾、体育用品、文化娱乐用品，给全体师生送来了冬日里的暖阳。

十年前的上山支教，美丽而短暂；十年后的我，见证了伊滨区教育的发展，不单是硬件建设、育人环境的发展，更是政治生态、人文情怀的进步。绿竹翠柏，曲径通幽，这一方净土，是谁的乐园？红楼碧玉，小桥流水，那几朵白云，我心中的天。

三十一年杏坛耕耘，我无悔走过，如今已知天命之年，惟愿把剩余十年的时光驻留在山区，扎根在农村，吮吸着乡土的气息，与学生共成长。

灯下漫笔

# 楼上楼下

□ 马玉卿

一天，我正在屋里写东西，忽然听见有人敲门，打开门，见一个陌生的妇女立在门外。

陌生妇女说：“我是三楼刚搬来的，我想问一下，楼下停的那辆电动车是不是你家的？”

“是我家的，咋了？”

“车镜给砸坏了，你出去看看。”

我出去一看，鼻子都气歪了。右车镜被砸得身首异处，左车镜也被砸得低下了头。

那陌生妇女见我生气，脸一红说：“大兄弟，别生气，车镜是我家孙子砸的。我抱着孙子在窗台玩，孩子手中的玩具不小心掉了下去。”

“这是砸着车，要是砸着人咋办？”我不依不饶。

“说的是，我想着也后怕。我写了张纸条放在你车筐里了，上面留了我的电话，这都大半天了也不见人找我，所以我就试着问了几家。”

我一看车筐里还真有张纸条，纸条上写道：“无意砸坏了您的车镜，赔不是了，愿赔偿一切损失。”后面写着姓名、电话。刚才我只顾生气了，也没注意到它。看到纸条，我的气也消了一半，人家主动找上门来赔礼道歉，并愿赔偿损失，如此看来，这新搬来的邻居还真是个实诚人。想到这儿，心里的一些怨气便消了，我对她说：“算了算了，一个小车镜，我自己修修就行了。”

“不行不行，我孩子也说了，一定要赔偿。”

听到这孩子也这么懂道理，感觉这家家长平时很注重正面教育孩子，此时我的气不仅全消了，还对这家邻居起了敬意。自然，车镜修复后，我也没再吱声。

第二天，那邻居又敲开了我的家门：“兄弟，我看你车镜已修好了，花了多少钱？”

“不多，15元钱。”

“这是20元钱，不用找了。这是我在老家种的豆角，给你带了一把尝尝。”

见到邻居递上的钱和豆角，我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了，不禁感慨：邻里之间，如都这么诚信、友善，这社会岂能不和谐！

家事随笔

# 孙女教我“红灯停”

□ 国文

“红灯停，绿灯行，黄灯你就等一等……”我骑着电动车，快到十字路口时，坐在车后的孙女静静突然唱起了交通安全歌。

说来惭愧，我和儿子都常常“从众”地骑车闯红灯。

我下意识夸赞道：“静静真棒！上幼儿园第一天就会唱交通安全歌了。”

静静兴奋地说：“老师要我们不光会唱，还得当交通安全监督员呢！”

“好，爷爷支持！”

说着话已来到十字路口，正遇到红灯。东西绿灯通行的汽车不多，和我一样由北向南者都已迎着红灯闯过去，我也骑车冲过了白色的停车线，身后骤然传来静静的大喊声：“爷爷，红灯停！”

我刹住车，愣了片刻，扫视了左右两边继续闯红灯的人们，再扭头看静静因生气着急而涨红的小脸蛋，我意识到不管别人如何，我这个当爷爷的此刻必须接受监督，于是我乖乖地把车退回了停车线内。

静静并不罢休，她又指着闯红灯的人们问我：“爷爷，你们都没唱过‘红灯停，绿灯行’的歌吗？”我挠了挠头皮说：“静静，你以后就先监督

好爷爷，让我养成不闯红灯的好习惯，爷爷再把这好习惯传给别人，好吧？”

“好，爷爷，咱们拉钩！”

在我们爷孙俩“……一百年不能变”的承诺声中，绿灯亮了……

自此，只要与孙女同行，我都没再闯过红灯。

今年9月，静静将告别幼儿园成为小学生，我一如既往地担负起接送任务。

这天早上送静静上学时在十字路口遇到了红灯，我和部分骑车、步行者在规矩等待绿灯时，数辆电动车迎着红灯闯了过去，其中一辆车后坐着的一个女孩扭头喊了一声：“静静，快走吧，要迟到了！”

我看了下表，确实快到打预备铃时间了，但还是小声地对静静说：“绿灯快亮了，咱再等一会儿吧！”静静点了点头。

中午放学时，静静难过地说：“早上迟到了，我的小红花被班长拿掉了一朵。那个闯红灯的同学没迟到，她还笑话咱太慢了！”

我安慰静静：“以后咱起床再早十分钟，就算等红灯也保证不会迟到！”静静高兴地答应了。

我乡我土

# 万安山别记

□ 杨柳

万安山位于洛阳城南，东接嵩岳，西抵伊阙，天造地设的一架大屏风。

对于万安山，我思慕良久，一直无缘亲近。我却固执地认为，我见过它。

小学三年级，初夏，早晨。天出奇的蓝。天不像天了，变成一面巨大的镜子，地上万物的秘密，仿佛都被它一网打尽。日头，安生贴在天上，像枚浸透的鸭蛋黄。底下，是一溜儿藏蓝色的树，枝杈着胳膊，似乎防备日头随时会失足跌落。

比树更远更高更蓝的，是东南方的一领山脉。之所以用“领”，是因为它们的形态。虽有起伏，却不大，很像搭了许多皱褶的衣领，围在天边，拱卫着近处平展的菜地与远方的房舍与树林。那时，高楼不多，站在我们村四下瞭望，像站在一个大盆底下，西面是崱嵫山，北面邙山，南面是秦岭——父亲说的。只有正东，老天网开一面，好让紫气东来。往常那些山，只是概念上的山，不是我希望的山，挺拔，危峻，巍峨，全不沾边。

然而，那天早上，老天要魔术一般，让我看见了本质上的山：棱角分明，气势汹涌。我不敢眨眼，一个人目睹了整个奇观。大清早，菜地里人影晃动，浇地的，只关心水路是否畅通；锄草的，只关心别伤住苗。唯有拿着班级钥匙的我，迎着那些山，一路走，一路惊讶。真想走近去，走进去，一解那两点一线的贫乏。

那山上，定生满奇花、古树。

那山林，定隐有古寺、道观。

那山路，定然崎岖、通幽。

那山风，定携有松柏清香。

那山谷，定有山泉环珮叮咚。

定有文人雅士访古清啸。

定有樵夫药农流连盘桓。

定有春花夏竹秋月冬雪。

有神仙也说不定呢。

总之那个早上，有关山的联想，占据了一只井底小青蛙的心胸。

然而，那些突兀出现的山，只是老天的魔术。也就十几分钟，它们不见了，就如它们的出现，来的蹊跷，走的神秘。事后，我问了很多人，他们都说没看见。有同学还笑话我，大白天梦游呢吧。只有我心里明白，它们真切存在过，让我记了这么多年。虽然我也曾疑惑，也许那只是海市蜃楼。

年纪稍长翻阅资料，我便笃定，幼年见到的山，就是万安山。那个晴好的早上，一目千里，我真见到了它。当2020年初夏，登上万安山顶时，我愈深信不疑。

万安山不高，最高海拔937米，秦岭余脉，它与西、北的山脉，组成洛阳盆地的盆沿，拱卫洛阳成为藏风聚气的历史名都。登顶向北俯

瞰，洛阳城尽收眼底。大到高楼，长到道路，小到一座烟囱，一棵树，就连伊河，黄河，也能看见。正北的邙山，小巫。西边的崱嵫山，小巫。唯余延绵的秦岭，巨龙一般，东去西来。所以呀，万安山上，能洞见洛阳城里的一切，那我当年看见的，一定也是它了。那时，天常年蓝，宝石般通透；水见天绿，丝绸一样清柔，极目千里，不是没有可能。

同行李教授说，他幼年时，万安山白龙潭附近，生有几人合抱的大树，一棵挨着一棵，苍苍莽莽，三伏天走近，热汗顿消。白龙潭的水，清冽可口，掬一捧下肚，暑气全无。水潭多螃蟹鱼虾，是他和几个男孩子“讨好”女老师的宝库。山坳里遍布丹参、土地黄等药草，紫花盈风，是农人眼里的宝。这里还是苇草的世界，春夏叶翠如巨伞，秋冬白花蓬松如狐尾，在天地间逍遥生发枯荣。他欣荣，到过祖师庙，庙里和尚不多，香火尚可。那时，山上无大路，尽是羊肠小道——印满羊呀，牛呀，进山讨生活人的足迹。哪里像现在，一步不抬，乘车即可登顶迎风。

真实的万安山，不像其他名山，仅凭风姿就挣来声名赫赫，细究之下，它也具有深厚的历史。我认为天宝年间，杜甫，李白与高适，三大诗人齐游河南山东二地，定然游历过此地，嵩山与万安山一脉相接，是洛阳到嵩岳、入齐地的门户。则天大帝游历此地，史料记载已确凿无疑。白居易，欧阳修，韩愈，司马光，文耀博，范中淹……这些闪烁在中国历史天空里的明星，无论做人，做事，做诗，做官，都难得的自然洒脱，身居落地，没有理由不来亲近万安山。遥想唐宋时的万安山，在人类科技文明尚不发达之时，亦如其他山脉一样，具有山的风骨与秉性，林木森森，鸟兽奔腾。更久远些，西晋的帝王将相，大约也到此狩猎宴游。万安山麓，如今还能窥见皇家牧场的风貌。竹林七贤，大约也少不了他们的足迹，穷路劫柴，不就是阮籍藐视天下的拿手好戏吗。

俱往已，曾经的风流人物，如范中淹，如文耀博，不完全统计，就有十多位唐宋时期的宰相，把吉地建在万安山麓。白居易墓家，在龙门山上的琵琶峰，咫尺之遥，同属秦岭一脉。尘已然归尘，却是后来人的楷模。如我，没济世大才，无如椽妙笔，却同有一颗向往自然之心，一腔淳朴之情。置身万安山，无论是山顶花园的自然之美，仙境处山峰如画的峭峻之美，山顶祖师庙的庄严之美，夜幕之下俯瞰洛城的雄浑之美，临风清啸的豪气之美，摩崖石刻的文雅之美，夜宿山居的静幽之美，晨沐朝阳的欣悦之美，山野花草的无争之美，一切一切，都是放空心灵，回归自然，浮生偷闲的有效途径。

不信？来万安山吧。



我们必胜 刘现超 摄于魏书生中学

流年碎影

# 剃头匠老张

□ 赵文忠

年近六十的老张是个剃头匠，他在街口开了个铺子，这些年，他一直靠着这门手艺营生。

虽说他的手艺不错，但近几年，他的生意并不怎么好，原因是他不会赶时髦，现在年轻人追求的款式他做不来，也不擅长染发、烫发、焗油、拉丝什么的，依然一老本分，刮胡子、剃光头，或是给孩子们理个小平头、板寸这类“低档”活，平日子里生意较为清淡，只有逢集顾客才会多一些。

老张铺子的门脸不大，土墙土样，但很干净整洁。店门口挂着一块小牌子，上面只简单四字——“免费茶水”。这牌子打开店起就一直挂着，究竟有多少人喝过老张的免费茶水，谁也没数过。每天起床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烧上好几暖瓶开水，然后才张罗自己的生意。当然，不只是顾客，路人口渴了，都可进去喝一杯。

知道内情的人说，他这么做，和他的经历有关。有年冬天，老张出远门，走到荒山野岭，口渴难耐，看到山脚有户人家，上门想求口茶水，没想到那家主人摇头说：“没有。”他又求说：“冷

的也行。”那人又摆手：“冷水要人挑，热水要人烧，都没有。”这句话成了老张心中的刺，他发誓，只要店门开一天，就给人提供一天的茶水。

前两年，因为老张铺面的位置极好，有人找老张商量，想让老张把铺面转让出去，当然，补偿费也得相当高，但老张拒绝了。那人不死心，就找熟人去求老张：“你年纪不小了，孩子们也都成家立业了，不缺你挣这两钱，再说，人家给的补偿费够你挣几年的了，干吗死守着这不挣钱的活儿呢？”

老张毫不动心，说：“瞧瞧这街上，美容店倒不少，可真正能给老人和孩子们理发的，就剩我这一家了，我要是因为这关了门，和那些老主顾们见了面，我该咋说？再说，我也不是全为这。”他指了指店门那块“免费茶水”的牌子说：“这块牌子我还想挂着，有人说‘人心不古’，我不相信，如果说我当年遇到那个人，让我感到世态炎凉，那我现在要做的，就是让别人遇到我时，仍会感到世风良好，温情如故。”

人间亲情

# 父亲的笨手

□ 宁愚

小时候，父亲的一双笨手曾让我感到很没面子。他不像三红的爸会写毛笔字，也不像艳霞的爸会开拖拉机，一年到头只在十几亩地里扒拉土坷垃。

那年，母亲怀着弟弟去了亲戚家，我和父亲在家。大热的天，我披头散发的，父亲怎么也学不会给我扎小辫儿，就给三岁的我剃了光头，惹得村里好多人笑话我……

后来，我成家了，父亲的手还是没有变巧。有一次，我回家小住，父亲抱着我几个月大的儿子，我和母亲在厨房忙活。突然，听到父亲在外大呼小叫。我跑出去一看，原来，儿子拉了，只见父亲双手把孩子举在半空，他自己骑马似的蹲在原地一动不动……一副不知从何处下手的为难表情。

如果非要说父亲的手有什么优点的话，那

就是不怕疼。那年，我家盖房子，父亲不舍得请人，就一个人徒手扒掉了四间土坯房，又上山拉砖、搬石头，再一点儿一点儿运回来，磨得满手都是黑紫色的血泡，指甲都砸碎了。我问：爸，疼不疼？父亲笑着说：不疼！

前几天，我回老家，发现两个多月前给父亲买的大虾还冻在冰箱里。母亲在上海给弟弟带孩子，父亲一个人在家竟这么不让人省心。我说他，父亲辩白：手笨，不会做。白水煮三分钟，捞出来蘸生抽。这么简单的方法我已教过他很多遍了，没想到父亲还是不会。我当场煮给他吃，父亲又说他不喜欢吃虾，非让我带走。

到家后给父亲打电话报平安，父亲说：“那东西贵，让孩子吃了长身体，我一个老头儿吃，糟蹋。”瞬间，我哑口无语……